

灵知沉沦的编年史

马克·里拉《搁浅的心灵》评述

林国华——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灵知沉沦的编年史

马克·里拉《搁浅的心灵》评述

林国华——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知沉沦的编年史 ：马克 · 里拉《搁浅的心灵》评述 / 林国华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ISBN 978-7-100-17197-7

Ⅰ . ①灵… Ⅱ . ①林… Ⅲ . ①政治思想史－西方国家 Ⅳ . ① 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4026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灵知沉沦的编年史：马克 · 里拉《搁浅的心灵》评述

林国华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制
ISBN 978-7-100-17197-7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7.5

定价：55.00 元

策划人言

十几年前，我们翻译出版了马克·里拉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本书 *The Reckless Mind: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当时译作“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之后，就似乎默契地成了里拉在中国大陆的专有出版商，直到不久前另一家出版商以高价竞争的方式打破了这一局面。里拉的学问方式是容易令人入迷的，他可以浅白地谈论许多艰深的话题，但他在谈论时随手拈来的几乎任何领域和任何时代的西方知识都令人吃惊，他还可以从容地将这些知识与今天话题相关的要点清晰地告诉你，这样的博学，在 20 年前还是很令中国学人吃惊的，西方人数百年来不间断的学术传统

造就了一代代像里拉那样聪明的博学之徒，他们用极为扎实的古典知识去透视当下的政治思想，使当下的状况由于获得了历史的来源而变得容易理解，里拉就是这其中最为出色的知识人之一。我们在十几年前出《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的时候，他还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当教授，那是一个对古典知识有着极高要求的委员会，而当时的里拉，则专业地给一群苦读经典的青年学子演示着伟大思想如何穿透当下的技艺。

西方如里拉这样博学且锐利的学者曾经让我们（至少在知识上）佩服了很多年，近代以来尽管有那么多留洋的学生，但他们学成之后能在西方知识上与西方一流学者一较高下的却从未有过。但今天，或许情况有点变了。

三年前，里拉在纽约书评杂志出版了一本新书《搁浅的心灵：论政治反动》（*The Shipwrecked Mind:On Political Reaction*）。这个话题他曾在2010年到上海来的时候在季风书园讲过一些片段，然而这些年世界政治的变化似乎越来越证实了他的部分想法，于是陆陆续续的，他将他不断发展的想法写成了一篇篇文章放在了纽约书评上，直到三年前结集出版。这是一本小册子，译成中文不到八万字。在我们拿到版权不久，译者也刚开始翻译的时候，里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

告诉我们，他请了林国华为他的中文版作序，那是两年前的事了，而那个时候，国华已经回国在华东师大政治系教了几年西方古典学了。国华曾是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高材生，与里拉有多年的师友之谊，但更重要的，国华还是近20年来国内罕见的对西方古典知识有着透彻理解的青年学人。国华自然是答应了里拉，他本来就与里拉对这一话题有过讨论，而对灵知主义的持续阅读也相当程度地构成了国华近几年的精神生活，但有意思的却是，国华这序一写就停不下了，他在与里拉一章一章的对勘中将对灵知主义的解释发展出一个独立系统，这个过程一共持续了两年，虽然真正的写作时间也许不足两个月，但持续的静默和思考，却让我一直不忍心去催促。直到上个月，国华终于交稿了，全稿约十万字，比里拉的正文还要多两万字。而且，精彩之极！这意味着，中国学人终于到了可与西方学人在西方的古典学问上一较高下的地步了，而且，那还是一位一流的学者！

中国近代也有过序的篇幅超过正文的。当年梁启超为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一气写了五、六万字，独立成了《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若干年后，又发展成《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约20余万字。前些年又发生一

起，余英时先生应邀为《朱子文集》作序，竟一气写了七、八十万字，独立成一部《朱熹的历史世界》，精彩至极，将理学产生之际宋代社会的种种思想奥秘以及那瞬间的大突破讲得无比清晰，还密集地透出极重要的历史洞见。然而，这些都与国华的这篇序不同，国华是在西洋学问上与一位世界一流的西方学者对勘，此种方式甚至可能是中西交流史上的第一例。各位若能将里拉的著述与国华的长序都读完，也许便能意识到，三百年的西学东渐，尤其是最近三十年的开放，中国已经可以出现在西方学问上也不输于西方的人物了，这无论如何，对于最终必将进入普遍历史的中华民族而言，都是令人愉悦的消息。

感谢里拉！感谢国华！

严搏非

目

录

序 001

一、缘起 005

二、莱米·布拉格的启示 007

三、灵知传统 013

四、马西昂 018

五、再论灵知传统（兼论近代天文革命） 022

六、再论马西昂（爱与正义的分裂） 037

七、关于“消极自由”的插话 051

八、马克·里拉的学术进路：灵知沉沦的编年史 060

九、积极的负典（陶伯斯、巴迪欧） 071

十、封闭的正典（赫尔曼·柯恩、罗森茨威格） 096

十一、无情的正典守护者（沃格林） 142

十二、冷漠的正典（施特劳斯） 174

结语：“Once upon a Time…” 199

附录：关于希腊悲剧、灵知暴君、霍布斯与自由主义等议题的对话 202

后记 231

序

墨哲兰

林国华书我边读边回忆我们相处的短暂时日，还有悄悄弥漫的“宿命”令我无限惊讶。我心中记挂的两个青年朋友如此巧合如此默契地拿出“正典”与“负典”先后摆渡到我的面前。他们原是我心中的“希望之星”。我这样写下我的读书笔记，不止是温暖……

地中海及其中东两河流域的“自然理性”与“一神论”纠缠迄今2348年了。自然理性开端—反冲—向上向下各种形式纠缠的冲动—无限扩张……这是西方“哲学—神学—科学”不断打开的对立同一耗散运动（功能性“善

知识树”）。今天几近到达一个终极性边界即彻底去人化“机器人第三型文明”。对人类而言，这是“帕斯卡尔恐惧”的兑现。西方自然理性到此时才真正坍塌了——“进化论变成末世论”。“本体论”、“一神论”、“粒子论”终究是“只知其有不知其无”地走到了尽头，不过“4% 已知宇宙”。三种纠缠示例：

哲学	形而上学本体 / 虚无主义	经验临界两极纠缠
神学	自然理性 正典 / 灵知主义 负典	超验维度两界纠缠
科学	牛顿爱因斯坦确定论 / 量子论非确定论	基本粒子正反纠缠

只知其有不知其无的“自然理性”与“一神论”纠缠的三种主要形式构成了迄今为止的西方历史（含西方东方学）。

世界远东高山板块及其中国文化种性在其视野外始终缺席。他们只能看见他们能够看见的东西。反过来也就缺失了“高山仰止以观沧海”的俯瞰气势——“有生于无有无相生、大化无极以致中和、永执厥中以为人仁”——“古今知识形态学的轮回”近在咫尺。

2018 年 10 月 23 日 海甸岛

我的形象在国王的心中永存：

没有它，国王的心就会病入膏肓。

——莫拉维·贾拉鲁丁·鲁米

《玛斯纳维》2.1157

In nature there's no blemish but the mind;

None can be called deformed but the unkind.

——Shakespeare, *Twelfth Night*,

Act 3, Scene 4, 376—37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

一、缘起

这里向读者介绍的是我的老朋友、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马克·里拉（Mark Lilla）的一本小书，英文原标题是 *The Shipwrecked Mind: On Political Reaction*，2016 年 9 月由《纽约书评》杂志出版。早在 2016 年 5 月，里拉就来信向我预告了这本书，中译本也在准备中，并希望我写一篇序言，告诉读者“我从哪里来”。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因为我们当时的谈话被灵知派话题主导着。灵知派，Gnostics，它的另一个更加流行的中文译名是“诺斯替派”。

作为一种极端复杂的异端思潮，它爆发于古代城邦秩序发生可怕解体的“希腊化”时期，最终扩散到欧亚

大陆的各个角落。在古代秩序坍塌溃散所激起的文明衰败风潮中，灵知派向丧家流离的世人提出了几个标志性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我从哪里来？”

里拉这本书承袭了他一贯的“贝叶挂毯”（Bayeus tapestry）式的思想史写作风格，文本由浅显的文字编织而成，但字里行间镶嵌着伟大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古老的著作题名，正如亚麻布和粗纺毛纱织成的挂毯上承载着英国编年史的几个关键情节一样。这本书议题沉重，但篇幅简短。我只能在有限篇幅的约束下，尽我所能，回答作者委托给我的任务，告诉它的中国读者，作者从哪里来。当然，我的解释仅仅是可能视角中的一个。首先，我需要从两年前讲起。

二、莱米·布拉格的启示

2015 年寒假，我读了法国学者莱米·布拉格（Rémi Bragueb）的《世界的智慧》，深受震动。[1] 在此之前的 2000 年，波士顿大学的斯坦利·罗森教授（Stanley Rosen，已去世，曾任美国形而上学学会主席）推荐我拜访过布拉格教授。在波士顿大学哲学系办公室，我们谈了一个下午。我已经记不起来谈话内容，当时我对他的唯一认识就是他惊人的博学。临别时他送给我两篇即将在法国刊发的

1 Rémi Brague, *La Sagesse du Monde: Historie de l'expérience humaine de l'universe*,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9.

论文抽印本，一篇是对中古伊斯兰战争观念的研究，另外一篇评价了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迈蒙尼德（Maimonides）研究遗产。当时我没有能力进入那两篇文章涉及的深渊般的世界，现在恐怕也没有。但是，现在我至少能够意识到，当年曾经和我面对面谈天的是一位当世重量级大学者。——事实常常就是这样令人沮丧，一个真正的思想家在你身边活着，他思考着的问题对你的人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你对此却毫无感知，任他无声走掉，仿佛你们处在不同的宇宙里，彼此如幽影。像布拉格那样同时拥有深不可测的博学、敏锐的洞见以及精雅的文字能力者，在当代欧洲寥若晨星。

《世界的智慧》中译本于2008年出版。[1]对我而言，它打开了一条通往古代天文学和灵知派文献的幽深小径，灵知传统给我尤其奇幻的体验，我甚至尝试把它理解为一种怪异的天文学，或者一种反天文学、古典天文学的反题，它好像是一支来自天外的力量，对支撑着古代欧亚大陆神学—政治秩序的宇宙骨论架提出质疑、挑战甚

1 莱米·布拉格：《世界的智慧：西方思想中人类宇宙观的演化》，梁卿、夏金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至予以毁灭性的拆解、居心叵测的利用、滥用和打击，并发出最后的逃离诉求。灵知传统是古代最大的异端，甚至被基督教教父视为所有异端的源头，它尤其攻击了古代城邦和中世纪神权帝国共用的、占支配地位的托勒密体系所构造的那个美轮美奂的天球秩序。后者被灵知传统视为幻相和感觉的诱惑，却是基督教正统神义论与希腊自然秩序观念的基础与前题，在近代早期，由于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人发起的天文革命而彻底坍塌。

在某种意义上，近代天文革命的天才延续并确证了古代灵知异端的洞察和野心，二者结成了有趣的联盟，“革”掉了中古基督教（天启律法）与古希腊（自然理性）在尘世结成的律法秩序联盟的“命”。这场反宇宙、反律法的异端革命跨越千年，最终在近代引发诸多连锁“反应”（reaction），仿佛一场海啸，从风暴中心开始向大海外围蔓延，波及神学、科学、政治、道德，直至蜷缩在内河小溪阴凉处的极为私人性的生存体验，后者在猛然惊觉之下爆发出原始的生命反应，迎着绵绵而来的涟漪，逐渐演化壮大，直到与外海的潮水联合一处，向大海深处的暴风眼反扑回去。在此，回想一下帕斯卡尔是有意义的。他那句“这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让我恐惧”（Le silenc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